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五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行狀一

劉勰曰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吳訥曰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于作者之詞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傳胡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

中載任彥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一篇而辭多矯誕
識者病之今采韓柳諸作載為楷式云 復徵曰狀者
即其真以形容之也傳誌之作必有所據斯可命辭
故求文者必具狀以需之

少保郭公行狀

唐張說

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陽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湯陰令
因居于魏公少個儻廓落有大志儀觀雄傑身長七尺
美鬚髯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同業時有家僕至

寄錢四百千以為學糧忽有一人縑服叩門云五世未
葬棺柩各在一方今欲齊舉大事苦乏資用聞君家信
至頗能相濟否不問姓名以車載去一無所留深為趙
薛所誚公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十八擢進士第
其年判入高等時輩皆以校書正字為榮公獨請外官
授梓州通泉尉至縣落拓不拘小節嘗鑄錢掠良人財
以濟四方海內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
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跡對而不隱令錄舊

文乃上古劔歌其詞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
紫氣俱赫然良工煅煉凡幾日鑄得寶劔名龍泉龍泉
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竒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
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且用防君子身精光
黯黯青虵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
親近英雄人那知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則
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
十本遍賜學士李嶠閻朝隱等遂授右武衛曹右控

鶴內供奉尋遷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親令報命至境
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瞋目視
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
定因遺金數十斤而還公悉以進上奏言揣彼上下之
情人倦其隸役久矣咸願早和大將論欽陵不爭四鎮
獨不欲耳但國家每歲不絕其使而欽陵常不稟命自
然彼藩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兵徒
難矣斯乃公間之微旨也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矣

則天甚然之無何吐蕃君臣果相疑貳遂誅欽陵弟贊
婆及其兄子莽布支并來降公聲名藉甚授御史加朝
散大夫遷主客郎中吐蕃與突厥連和大入西河破數
十城圍逼涼州節度出城戰歿蹂禾稼米斗萬錢則天
方御洛城門酺宴涼州使至因輟樂拜公為涼州都督
兼隴右諸軍大使調秦中五萬人號二十萬以赴河西
公至涼州吐蕃素聞威名相謂曰我贊普猶懼吾輩何
可敵乎相率而去公收合餘衆繕脩城壁施法令屯田

一年而復公之功也公以涼州西拒吐蕃北有突厥久
示其弱未揚天威因徵隴右兵馬一百二十萬號二百
萬集于湟州營幕千里舉烽號令時宗楚客為相素與
公不協令人告變則天惶懼計無所出狄仁傑魏元忠
韋安石李嶠宋璟姚崇趙彥昭韋嗣立張說二十五人
抗表請保如公有異圖並請身死籍沒則天由是稍安
兵既大集人又知教分兵十道齊進過青海幾至贊普
牙帳贊普屈膝請和獻馬三千疋金三萬斤牛羊不可

勝數公大張軍威受其蕃禮而還既伏西戎震威北狄
突厥獻馬二千疋所獲涼州人士皆放歸塞上從此方
鎮肅清蕃落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凡所規模制作
率為後法河西隴右千餘處置生祠堂立碑頌德閭立
均等為其文尋有詔許入朝公素無第宅寄居友人之
舍候鼓入朝忽有人馬前送狀開緘前人已去狀中唯
有物數而無姓名便於樹下獲騾馬二十餘疋帛三
千疋公曰豈非太學請葬之士乎因以買宅居止薛稷

趙彥昭聞之皆嗟嘆良久景龍年中宗楚客韋處納等
潛結朋黨憎害公能授公驍騎大將軍兼安西大都護
四鎮經畧使金山道大總管時烏質勒久恃衆倨傲不
屈朝廷縱兵遠掠道路不通公以衆寡不敵難以力制
因率麾下數十騎徑入部落烏質勒入出兵衛出迎望
見公威容端毅風鬣若神不覺屈膝因而下拜公宣國
威命抗聲與語自朝至暮雪深尺餘竟不移足質勒頻
拜伏語畢歸帳相去二十餘里質勒久立雪中倉卒疾

發是夜暴卒其嗣子娑葛集諸將曰漢使殺我君父今
須復讐大舉兵衆將追殺公聞質勒死遲明素服來弔
道路相逢兵圍數匝娑葛見公忽來未之敢逼但言衛
護漢使公至其帳下大哭流涕因撫定其嗣蕃人大喜
留數十日助其葬事娑葛獻馬三千疋牛羊十餘萬移
居千里西域無事道路肅清諸蕃聞之遣使歸降者十
餘國時人語之曰郭元振詭殺烏質勒知娑葛與闕噉
有蒙奏請移於瓜州制從之會中書令宗楚客受金遂

寢其事公具以狀聞楚客恃勢囑請召公將陷之公不從又奏請斬楚客清蕃落時韋庶人竊弄國權中宗竟不之省也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振西域所向無不從者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為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

吐毒氣而拒官軍三軍悉觀焉公手書操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方倒聚而焚焉河源且絕數十里內悉為良田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韋庶人知政屢徵不至因下偽詔令待御史呂守素中丞馮家賓相繼巡邊欲將害之未及皆為娑葛等諸蕃劫殺之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勅至之日舉家進發安西士庶諸蕃酋長號哭數百里或勢面截耳抗表請留因紿之而後即路其至玉門關也

去涼州八百里河西諸州百姓蕃部落聞公之至貧者
携壺漿富者設供帳聯綿七百里不絕公旌節下玉門
關百姓望之宛轉叫呼聲動巖谷自朝至暮傳呼至涼
州涼州城中男女在衢路並歌舞出城咸言我父至矣
通夜城門不受禁制都督司馬逸客聞之謂公近矣陳
兵出迎會候騎至云始入玉門關都督嗟嘆良久具狀
聞至京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兵部尚
書封館陶縣男依舊知政事尋轉吏部尚書知選舉囑

請不行大著聲譽睿宗屢下詔褒美後默啜大寇邊拜
刑部尚書即出為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等城以
拒賊路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再遷兵部尚書知政事仍
舊元帥會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兇黨謀廢皇帝睿宗
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諍不受詔及舉兵
誅竇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
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
于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即位宿中書十四

日獨知政事因下詔曰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昇朝
安危所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館陶縣
開國伯元振偉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令之王佐
出入將相古之人傑夙侍宸扆疇咨廟堂思致堯舜以
期管樂朕往在儲闈洎登寶位每觀其仗義感激願制
兇邪立誠慷慨密陳弘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者臯
獍興謀干戈作釁太上皇帝既命朕除討元振又馳奉
宸極始則賚予為弼終則寧朕問安可謂格于皇天貫

于白日元惡既翦庶物惟新昌言是圖朕豈忘舊宜開
井邑永誓山河可進封代國公賜實封四百戶物一千
段子五品官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軍大元帥是歲大
徵兵衆閱武驪山兵一百萬號三百萬並奉公節度是
日三令之後上將親鼓公慮有大變因畧行禮上大怒
引坐纛下紫微令張說犯鱗而諫上乃曰元振有保護
大功宜按軍法流新州未至屬開元元年冊尊號赦曰
元振徃立大功保護于朕頃因閱武頗失軍容責情放

逐將收后效可饒州司馬未至卒於道時年五十八有
集二十二卷文章有逸氣為世所重公少負氣縱橫遣
意磊落作尉巴蜀不脩名檢及登朝受任屢使遐方霜
明烈心玉立貞節言行忠正居取儉約身體雜於皇王
致君期於堯舜公務之暇手不釋卷雖子弟家人未嘗
見其喜怒前後上事切諫得失十數道俱焚其藁草不
以語人故朝廷莫知也睿宗嘗曰元振正直齊於宋璟
政理逾於姚崇其英謀弘亮過之矣舊於宣陽里居二

十餘年不至諸院馬廐每朝回對二親言笑歸室儼如
也不問家事與狄仁傑朱敬則魏元忠李嶠常安石趙
彥昭常嗣立薛稷張說等為忘年之友事父母以孝聞父
愛授濟州刺史後以為相奏請解職授銀青光祿大夫
濟州刺史致仕公歿後二親猶在自我唐授命宰臣有
二親者唯公而已

贈太傅董公行狀

韓愈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

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
間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
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陞為衛尉寺丞出翰林
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
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
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
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
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

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
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
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而信有力焉我非無馬而與
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我數皮而歸資邊
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
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也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
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
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

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材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

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
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
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
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
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
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
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
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

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
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
拚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
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
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
與朱泚當是時懷光竟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
當事乃更踈亮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
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

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
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
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
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
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
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
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

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
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叅攝中
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
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
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謀代某事於是南面宣
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
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
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

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太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廢營田汴東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尅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

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
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常弘景韓愈實從不
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
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
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
逆以入及鄂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
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
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

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使人觀公之所為以告
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
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
故太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
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
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
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
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

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

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
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
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
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
流洋洋有闕其郭闕道謹呼公來之初令公之歸公在
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令公歿矣人誰與安
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
酒不謔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

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為金紫光祿大夫勲累陞為上柱國爵累陞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解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溪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解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李綱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
皇任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某人
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盡能記他生之所
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
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
入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
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寧軍節
度使張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

四門博士選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縣
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名其子改江
陵府法曹叅軍入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者將
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中以飛語公恐及難遂
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為分司都官員
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以留守及尹故軍士莫
敢犯禁入為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陽縣令柳澗
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

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六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元貞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

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然於所安以
苟不用兵為貴議多與裴度相異惟公以為盜殺宰相
而遂息兵其為耻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
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
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
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未滅上命裴丞相為
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公因本
官兼御史中丞賜三品服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

於鄆城公知蔡州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公與語竒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辨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栢耆口占為丞相書栢耆袖之以至鎮州王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

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百姓有
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
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
事之壽不得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
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有以男女為人
隸者公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還國子祭酒有直
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
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能賤直講

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問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庭湊嚴兵拔小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庭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

以為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得乃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滔遂敗奔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時為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

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旄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以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仗節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庭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

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則無事矣
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及還於上前盡奏與庭
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
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
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
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
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

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早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觀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罷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議論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

主者十人幼孤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為之服期深於文章每以為自楊雄之後作者不生其所為文未嘗放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有集二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

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
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少保柳公行狀

沈亞之

曾祖該皇任陵州錄事叅軍贈陵州刺史祖岑皇贈秘
書監父潭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狀公諱晟其先
河東人也肅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以門業中選拜
太僕卿尚和政公主主及太僕繼喪而公年始十二孝
聞宮姻既去喪代宗憐之召養宮中令與皇太子諸王

俱受學故公得通籍中禁詔以吳大瓘為之師又以大瓘子通玄通微互為助教令十日考學績責勸所進乾元初除尚書奉御得歸故邸又詔吳大瓘通玄通微令就舍授學廣德中加檢校太常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即位以公故奉銅輦將欲加賜遷官未幾而屬車西狩矣公徒走會難奉天因泣奏曰臣願得尺詔持而入東都購其豪人以為效德宗嘉其忠賜詔如奏公於是傭裝入賊軍中見賊偽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公大說

曰陰潦之災魚鱉遊其墀壇即暘光赫明是輩不知枯
挂之地者公等寧能從其挂哉乃出詔示常等皆奉詔
伏興誓約所歸未及期會樞籍宦官朱既昌陰以公之
狀飛告泚遂為泚捕繫定貞矣泚詰二將詞不伏即徙
於外獄稍寬之有頃賊兵累敗守吏益怠公因其共繫
者十餘人謀相與脫其錮髡而走之奉天德宗為之撫
背流涕明日乘輿幸漢中公奉轡至南梁還拜原王府
長史貞元六年改嘉王府長史其後翰林舍人吳通玄

謫死公為疏陳雪再進不得命公醴之季止公曰上方
怒寧可為也公不聽公章卒三貢於是德宗悟之謂公
見義不回賜書寵勞竟雪通玄改澧州別駕十一年入
為少將作永貞初遷大將作加朝請大夫起崇陵功以
檢校左散騎常侍居使內作封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又加銀青光祿大夫起豐陵功贈上柱國元和初
西蜀叛發岐隴邠涇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皆屬
長武軍詔以高崇文討之既誅三蜀大困而漢中最險

隘益不能賑輸所奉中朝以公用當濟遂拜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持節帥漢中始詔諸征蜀卒各還故部而
獨以漢中卒三千人移戍梓州其卒以為始去父母鄉
里既勞而歸及境乃不得見其間亦以有功自負今則
徙之謂若謫耳皆蜂奮食所引办援弓迫中貴人時公
行未及郡聞之遂疾驅倍走往其所先勞之苦辛勞已
乃問曰君等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伐關耳又曰關
何以而得伐俱曰驕不受指於天子公曰君等既知關

以不授指而得伐又親滅之而得功反不授指耶今不授指即受滅也是卒皆免胄匍匐遂行所徙歲餘復入為大將作使匈奴先是戎相出視國使必自據偃以相辱傲公知之乃先謂曰聞若等常以去信為強亡禮自大禮信不為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於是單于諸王貴人聞之愕然失恃皆莫能辭見則改容跪伏遂致天子之命約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得居公爵益封千五百戶加為大金吾九年加戶部尚書以大金吾

為左將軍元和十三年三月九日歿享年六十九上聞
之一日廢聽奏詔令從官赴弔之賜賻粟帛贈太子少
保公強辨多學謙下好問因危以致其節見義不顧其
私輸公之急某從察其門備得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實
錄於斯謹狀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五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行狀二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宋王安石

公諱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為天平武寧
二軍牙內都虞侯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
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

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為寇當是時公為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為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閣門通事舍人西上閣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徃徃感泣於是康諾爾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

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
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
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揚堅瑪
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
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
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
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閣門使邠
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閣門使高

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為涇
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
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
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
理驕於武延鹹泊撥臧掘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汧渭
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
南羌嘉勒斯賚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
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

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為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徃遵矣
又將為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桑揚丹招熟戶固
斯敦為鄉導公即誘揚丹捕斯敦而許以一州揚丹終
殺斯敦公遂奏以為潁州刺史而揚丹亦舉南市城以
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為遵耳目及公誅
揚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
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為用至明年斯賚總果悉衆號十萬
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

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
等諸羌斯賚總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
門威遠凡十塞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
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為廊延路馬步軍都
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
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已者既貶寇萊公
即指公為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為環慶路都署又降容
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為華州觀察使知青

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
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
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
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為真定路馬步軍都部
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
五十八皇帝為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為將幾
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
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

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類族以為上軍主
假以勲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為成法陝西歲取邊人
為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畝
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捐其稅歛發兵戍守至今邊賴
以實所募皆為精兵在渭州取隴外龍于川築城置兵
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龍于
川為德順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便也
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唃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

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
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
即在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
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
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
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
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

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使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直言以諫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使某開門祇候諧三班奉職及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王安石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饑所活以千計康武公當

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為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為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為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為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伐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

武康為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為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皆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為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繼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遷內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為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為邢洺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為盜朝廷以

名捕久之不得公以羶車載壯士偽服為婦人誘之於野如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為充當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為盜者聞公擒鴻霸事皆惴恐逃去五年為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年為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為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

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
軍為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
城成天子賜書獎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
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
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
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
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
步軍副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

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
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觀
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為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
軍制後不可復治凡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軍人必
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
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甲公又不奉
詔曰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以為
可用又闕太后宮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檢校太保簽署

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天子使中
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
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為人求官於公
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
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
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
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
太尉充宣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

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竒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為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為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者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為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

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喜鬪多盜他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歷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為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過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效也公謝曰明天子在上帝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

者吾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為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

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之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都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徒內郡非

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
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
年移鄭州封祈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太
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
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子太師
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尚為四夷
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為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強起公
以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

年遂以為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
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
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
六七天子為之不得已猶以為中武軍節度使景靈宮
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
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
以疾薨天子至其第為之罷朝一日又為之素服發哀
苑中而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

等物出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計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溫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散之親黨善治軍旅寬仁愛士卒士卒樂為之用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為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七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

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
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駕部郎中張叔詹
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諲皆早卒孫七
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
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濕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
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十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
塋而國夫人附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
謚并史館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元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
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
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
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為同志友以故俾公
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
兵後橋為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
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於石其曰里

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餉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藺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揚村還河以避浮雞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

自小王村經潯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
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即鄆洺州永年下經鷄澤合入滏
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
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涉縣北合入御
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
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
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
不為素餐矣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

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為之因舊謀新更立牐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為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鄉自中興還特命衆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為脩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

村分引瀘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

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厯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厯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費至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厯理俾參預之公

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
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
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
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
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
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
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
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

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
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几歷
法之驗在于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
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
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
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
等與上諸儀互相叅考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
公為太史令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

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
於日晏上不為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
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
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
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
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
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
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

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
四刻嶽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
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
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
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
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
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
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

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
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
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
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
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
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
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
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

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于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垂次西漢造三統歷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七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

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
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
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
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
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
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
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部元首分度
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

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
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
又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
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
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
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
測致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
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

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
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
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
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
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
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
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
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

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令歷
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
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
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
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筭起自丁丑正月至己
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
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
太陰行度推筭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

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厯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黃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陽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厯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厯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厯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

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厯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立

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
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
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堦疊招差求得轉
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
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
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
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
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

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
令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
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
八宿度分於理為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歷雖頒然
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橐公于是比
次篇類整齊分抄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橐
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註式十二卷二十三
年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註二卷修改

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瀘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瀘溝者命公與往亦為哨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

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滙于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為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闕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于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于二十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徃徃于地中偶

得舊時輒水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
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
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
見其船艫蔽水天顏為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
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于澄清
牖稍東引水與北坨河接且立牖麗正門西令舟楫得
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
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

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各于工費以公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所施為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歷數之學三

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棧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以來溉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建七牐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溯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而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

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于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徃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歷七十餘家其見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毋誇誑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

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已不效公所為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歷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于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于四海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中所

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抄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于周官周禮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痺景佑古今承用或未之革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之景者殊為審當公于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常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

行漏以脩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蓮渾天漏
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為銜牙轉相撥擊上
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
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做張平
子為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
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
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
大為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

筴為儀積土為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
觀其規畫之間便測望之精切巧智不能私其議羣衆
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覩其象
制未嘗不為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為當代法因語及
公以手加額曰天佑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
謂度越千古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五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行狀三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行狀

明鄭濟

公諱禕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郡人五代時節度使
彥超自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人其後有曰
固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

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
至公之大父炎澤任元為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玉常山
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
理公之生也為元至正壬戌十一月十七日與山長公
實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產門楣翌日公生識
者以為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習古學師事侍
講黃文獻公潛是時文獻為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
性介特慎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即屬以斯文之任

至正戊子元政衰微公愀然閔憂乃攬天下事勢為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氏以文知公為文獻門人讀其文嘆曰青青於藍永寒於水其子充之謂歟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者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人死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率翰林僚屬又薦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嘆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為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

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大明太祖皇帝親取
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
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
書省掾每商畧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充
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韻為四言詩以
授皇太子辛丑冬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
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
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上將即大位召還議禮明

年戊申為洪武元年南閩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
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詔修元史召宋公
濂與公同為總裁官二月入史局公於史事雅擅其長
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
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公掌制代言凡大詔令
多屬焉三年二月奉詔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開導
訓諭道光師儒每召對殿廷必賜坐久則賜飲饍一日
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日上所賜梨漿飲之吾渴

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于上即命齋賜之其在翰林未
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
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
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
遣使者來諭意今能函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安
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
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
立於朔漠者遣使托克托徵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知梁

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
梁王持兩可不決因匿公於民間托克托聞之愈責謂梁
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托克托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
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爍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
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脇
為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天兵夕至矣遂被害時
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
二曰綬曰紳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

往求遺殯不獲因訪得公諱所擗踊號呼製神主載回
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統及前山西叅政王公景彰力
為採搜死事之詳為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
身山立屹然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
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
其為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大夫士
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
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于家公事上

十餘年服勤報効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悌尤至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戒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

先師介庵呂文懿公遺狀

程敏政

公諱原字某號介庵先生賦質渾厚偉姿容見者知為大器未冠著書數百言號呂子考萬全府君異之語人曰昌吾族者在是兒矣萬全卒于景先生貧無以葬有

請狗俗火葬者先生時年十七潜然不從曰忍使先人遺體受此炮烙刑乃權厝景東景有浮圖先生嘗登題其上曰吾不能使先人首邱不復登此塔每至墓次號泣不返景人悲之既奉母南家屢空學益力郡守黃公懋廉知之召至取案上一卷書曰能誦此乎蓋洪範也先生暗誦之終篇黃公大驚異遂補學諸生先生內莊外和不少屈權貴天順初逆亨與宦者吉祥怙勢獨嚴憚先生每遇朝會先生官五品當服青袍亨等見之輒

曰吾輩行當為先生易緋雖屢言之先生自若也脩撰
岳正常與先生共列亨與吉祥罪狀將上未發亨等覺
之乃共摘正與先生所草承天門詔語以激上上怒坐
便殿召近臣至厲聲曰正欺罔敢爾原素謹厚乃助之
何也既退人危之先生曰死生天也懼何為性孝母夫
人有疾湯藥必手自調劑乃進疾革一女死懼其知也
強言笑不敢哭既喪奉柩之景啟萬全之窆並載以還
或忌陰陽家說先生不可曰吾知奉親遺體還鄉禍福

非所恤也舟中猶寢苦枕塊因得疾抵家遂不起先生
痛兄早世撫教其孤視之若已出皆底有官嘗曰吾荷
先世蔭有此祿且耻獨瞻也悉分諸故鄉以周族人不
妄取予奉使如蜀往返間篋中無長物性儉約身無紈
綺所衣止于賜服喜周貧匱故侍郎許公思溫雅善先
生其孫瑶旅食京師先生周之數年曰汝當還守邱隴
瑤陽應之曰諾先生厚贖之瑶受而不歸居月餘復來
謁先生不問又周以粟布且勸之歸無倦意有鄉人丐

于市先生識之呼至家衣食之終其身寡嗜欲徐夫人嘗鬻女侍命奉巾櫛十餘年語不及亂勤學至老不怠居秘閣圖書左右有得即識之手錄口誦自晨至昃不輟暮歸少暇即為門人講解書史退則吾伊聲復達于外蓋寢不移時而起所修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甚有先儒所未到者書成鬚髮殆白嘗考一事不獲不憚者累昕夕一旦考得之顧謂政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其好學類此先生待人以誠恕然事不可者未嘗

依阿取容聞朝政有闕邊徼有警憂見顏面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為學務實踐不事空言故詩文亦不艱深靡麗如其為人所著介庵集通鑑綱目續編考正藏于家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有光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為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竒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

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為瑚璉之器公雅
自修飾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禮部不
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
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
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
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
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
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

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
為法均派折衷最為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偽田賦
徃徃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
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七十縣埒其不均
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
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
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敵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
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縮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恒懼公處

之晏然或為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敵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情人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稜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

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
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察鎮溪大刺
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
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
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
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
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
總督河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

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
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瀉蜀荆之材公至
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焚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
來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
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
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
游震得副使周錫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
江叅政徐需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

峒叅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
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叅政繆文龍入播州真州
酉陽僉事吳中禮入永寧迤西落供班鳩井鎮雄程嗣
功入龍州叅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叅議王重光入赤水
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
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
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叙馬重
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

神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浩
州六月上瀘叙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
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
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
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
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
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撻索未徧今則深入窮
撻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勅

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
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于
京師簿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
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
漕下之木多取以為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
期大臣以為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
附極般輸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
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

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竒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令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夔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于九疑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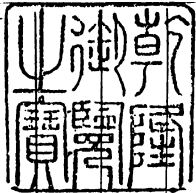
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
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坂亂灘迂迴
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
山懸隔十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
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
許摧軋崩萃鳥獸哀鳴震天吸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
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
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

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峰山巨木猶以為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道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

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為榮公
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
人茹素公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為之進羞膳平
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
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
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為荊州奪之
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
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

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為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
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
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廉潔不苛採辦銀
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荆
州府募召商夷賞購過常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邊
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為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
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
子方加恩臣下叙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余與公

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叅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五十三